

齐鲁圣贤系列长篇历史小说

东方兵圣

陈光军

著

写名将 谋略人生，述兵圣戎马 传奇

山东文艺出版社

非外借

齐鲁圣贤系列长篇历史小说

东方兵圣

陈光军

著

写**名将**谋略人生，述兵圣戎马**传奇**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方兵圣/陈光军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7.3

ISBN 978 - 7 - 5329 - 5464 - 3

I. ①东… II. ①陈… III. ①孙武—传记
IV. ①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51934 号

东方兵圣

陈光军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 - 82098776 (总编室)
0531 - 82098775 (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29 - 5464 - 3
定 价 36.00 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天降大任

衣向东

三年前，我作为山东省第三届泰山文艺奖（文学创作奖）外聘评委，第一次阅读了陈光军的作品。他参评的作品是“黄河三角洲系列长篇小说”，共有三部——《明初大移民》《天下苍苇》《长河未央》。尽管这套系列长篇小说的文字还欠精细，但作者具有宏大的叙事能力，尤其是作品中透出的史料价值以及巨大的信息含量，让我为之赞叹。作为一名小说创作者，我深知创作这类小说的艰辛，因此在几轮投票中。都力挺“黄河三角洲系列长篇小说”，只可惜最终差了一票（全省三年中仅评出五部长篇作品）。

那时候，我并没有记住陈光军的名字，只是记住了作品的名字。前几天，济南的一位朋友推荐我阅读即将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东方兵圣》，看了作者简介才知道，原来他就是“黄河三角洲系列长篇小说”的作者。三年前的评奖中，我力推这套小说，有“怜惜”的成分在里面，觉得这位基层作者很不容易。然而短短三年，陈光军似乎脱胎换骨，对于小说写作已经驾轻就熟，正在创作“齐鲁圣贤系列长篇历史小说”——《至圣先师》（孔子）、《华夏亚圣》（孟子）、《千古一相》（管仲）、《东方兵圣》（孙武）以及《词国女皇》（李清照）。从某种意义上讲，如今的陈光军已经长成参

天大树。

阅读完《东方兵圣》，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孙武在我心中活了。作者在展示孙武军事大智慧、大谋略的同时，还将其内心的恩爱情仇渲染出来，艺术再现了一代兵圣的传奇人生，塑造了一个睿智、果敢、坚毅的世界级军事先贤形象。过去读《孙子兵法》，读到的是一种理论、一种智慧，孙武在我脑子里只是一个名字、一位历史人物。现在读《东方兵圣》，读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圣贤、一位可歌可泣的英雄，孙武在我脑子里成了可以与之交流的友人。

第二个感受，是作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具有超强的掌控能力。《东方兵圣》场面宏大，人物众多，作者凭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纵横驰骋，收放自如，既有宏大叙事，又有细致刻画，历史与现实相观照，真实与虚构相融合，层次分明，浓淡相宜，作品就像一幅山水画似的呈现在读者面前。

第三个感受，是觉得自己补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尽管我也出生在齐鲁大地，从小也受孔孟之道熏陶，但圣贤书读得并不多。作者掌握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对圣贤以及齐鲁文化有着执着而深入的研究，因为不了解春秋末年齐鲁大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态势，就无法准确描写孙武的人生境遇和他的军事思想形成的过程。作者能够写孔孟，写孙武，写管仲，写李清照，用文学的形式去触摸先贤的智慧之光、人性之光，可以看出，他在研究齐鲁文化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读《东方兵圣》，读到的不仅是故事和人物，还有齐鲁大地璀璨的文化。

当然，《东方兵圣》难免有不足，突出的一点就是小说中展示出来的地域文化色彩欠浓。沈从文先生写家乡湘西，从他的文字中能传达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光与影、声与色，都在字里行间。还有莫言的红高粱系列、贾平凹的商州记事系列，都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可以这么说，每一部伟大的作品，都是有根的。如果陈光军今后的作品也能找到“根”，写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优秀文字，那他将成为一位最优秀的作家。

自古以来，齐鲁大地圣贤辈出，那些耀眼的名字千百年来被后人传颂着，他们的思想和情感成为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然而这些年，山东文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佳作频出，有关齐鲁名人的文学创作却鲜有人系统涉

略。我在想，在山东作家群中，比陈光军有才华的作家不在少数，这么丰富的文学矿藏，为什么没有人去挖掘？转念一想，我也是从齐鲁大地走出来的作家，如果让我来创作“齐鲁圣贤系列长篇小说”，恐怕也会望而却步。陈光军做到了，而且做得很漂亮。完成如此浩大的写作工程，不仅需要才华和毅力，更需要一颗对圣贤顶礼膜拜的虔诚之心。

致敬陈光军！

2017年3月21日于北京

（衣向东，著名作家、编剧，小说、电视连续剧《牟氏庄园》作者，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现为北京联合大学艺术总监）

目 录

天降大任 / 衣向东	1
------------	---

第一卷 大辂椎轮

第一章	齐国族乱	1
第二章	穰苴惨死	11
第三章	去齐奔吴	21
第四章	隐修穹窿	31
第五章	雒庙惊魂	40
第六章	伍员力荐	50
第七章	演练佳丽	62

第二卷 武略文韬

第八章	吴王拜将	74
第九章	初露锋芒	85
第十章	遭遇暗杀	95
第十一章	疲楚战略	105
第十二章	伐交联兵	116
第十三章	兵发柏举	126
第十四章	挺进郢都	138

第三卷 昂霄耸壑

第十五章	越国袭吴·····	150
第十六章	夫概兵变·····	161
第十七章	干将莫邪·····	171
第十八章	猜忌孙武·····	182
第十九章	兴师伐越·····	191
第二十章	夫差即位·····	202

第四卷 偃兵修文

第二十一章	吴越再战·····	212
第二十二章	西施入吴·····	224
第二十三章	伍员自尽·····	232
第二十四章	急流勇退·····	243
第二十五章	回归北国·····	253
第二十六章	流芳千古·····	265

后 记·····	277
----------	-----

第一卷 大轱推轮

第一章 齐国族乱

晚秋的夕阳收敛了灼人的光焰，将最后的辉煌投射在被黄昏之风吹皱的城邑之上。倏忽间，不知从哪里突然钻出成百上千只巨大、狰狞的蝙蝠，在莽苍苍的暮霭中吱吱尖叫着飞了过来。蝙蝠软乎乎的肉翅膀竞相扇动着，霎时天空变成了一张无形的大网，迅速地吃掉了西天那橘红色的霞光，甚至连都城远远近近的晚炊也一并吞噬了。好在这些长相狰狞的生物卷起的阵阵阴风很快刮过，天空又恢复了它惯常的景致。只是，橘红色的霞光变成了血红色，远远近近的晚炊则如一面面酒旗在空中柔柔地升腾。

这是公元前 515 年齐国都城临淄一个秋日的傍晚。铜盆大的落日宛若红色的轮子正要坠入大地，就在这白天和黑夜的交替之际，随着杂乱的马蹄声骤响，一阵阵惊叫声传来，百姓四散逃命。路边酒肆中的酒客看到，引起惊叫的是一队快速驶来的兵车。只见兵车上的兵士有的拿着刀剑，有的手持棍棒，凡遇躲得慢的百姓，不问青红皂白，要么随手一刀，要么猛然一棍，骨头断裂的声音、惨烈哀鸣的声音此起彼伏。也就眨眼工夫，除去被砍倒的人之外，熙熙攘攘的道路几乎被净了街。

也有不怕死的。一个年轻人在空荡荡的街上毫无顾忌地继续行走着。只见这小伙子二十八九岁，身穿青袍，头挽发髻，身材魁梧，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不过从面容看，此刻的他满脸冷峻，甚至有些愤懑，有些凄楚，有些沮丧。也许，他正跌入一个巨大的漩涡，得失难料，生死相随，如果生无欢，死也就不会有惧。

兵车车队与年轻人就要擦肩而过时，一个杀气慑人的军士举刀就要向他的头颅砍下。猛地，年轻人身体腾跃，嗖的一声从背后抽出随身携带的剑，那动作可谓快如闪电，暮色中的光亮将剑身照得森寒无比。呛、呛、呛——一个车上，一个车下，两人打斗起来。刀剑光影闪烁，相撞之声不绝，转眼双方交击已有几十下之多。年轻人不想恋战，只见他挺剑疾刺对方咽喉，那军士大惊，正要挥刀抵御，年轻人手腕顺势一抖，对方的刀便向远处飞去。军士啊呀一声跌落车下，还未等爬起身，年轻人手中的剑已顶在了他的咽喉处。

众军士惊骇不已，顷刻间十余人跳下兵车，举着刀剑将年轻人团团围住。正待一起攻上之际，随后从车上跳下的一个将军模样的人认出了年轻人。他大喊一声“住手”，众军士纷纷止步，只是刀尖剑尖依然指着年轻人。将军模样的人三十来岁，鹰鼻阔面，一看就是个狠人。他提剑来到年轻人跟前，撇撇嘴：“哦，这不是齐卿孙凭的儿子孙武吗？”说完又怒吼道，“谁给你的胆子，竟敢袭击本将军的兵卒？”

名叫孙武的年轻人认识这个将军，他是如今大权在握的齐国高上卿的儿子高雉。不过孙武毫不畏惧，剑指着车队来的方向激愤地说道：“高雉将军，是你的军士要砍我，我只是自卫而已。虽说你高家正执掌齐国大权，可对过往平民岂能随意杀伐？”名叫高雉的将军皮笑肉不笑：“孙武，你小子也过于书生气了吧？本将军告诉你，自从当年四姓之乱时你们田鲍两家杀死、赶跑高氏和栾氏族人，我就把人的性命看得很不值钱了。”

孙武责问高雉把人命看得轻如草芥，难道就不怕齐国的王法吗？高雉哈哈大笑：“孙武，你要知道，齐国的王法就是君上，可如今齐国是高国两家秉政，当今君上能奈高国两家若何？如果君上真能镇住两家的话，你位高权重的爷爷、爹爹会赋闲在家？你那做齐国大司马的族叔田穰苴又怎会沦落至今日下场？”

头顶上的夜空像硕大的棋盘，布满了万千颗棋子，茫无边际，仿若隐藏着无穷的秘密，让人参不透，只有忽然刮起的夜风在空荡的都城街道上呜咽，既悲怆又凄凉。孙武没有回答高雉，他的唇边渐渐浮上了一丝苦笑，暗无天日的齐国啊，自己也将步爷爷、爹爹、族叔的后尘，熬煎岁月吗？见孙武不说话，高雉围着他转圈圈：“孙武，不要忘了，你是我曾经的手下败将，不好好待在君上赐给你爷爷孙书的采食之邑乐安，跑到京城来干什么？”孙武的脸色寒得

吓人：“我孙长卿是齐国子民，来京城走动是我的自由。不过，眼下的齐国已经不是我心中那个称霸诸侯一匡天下、招揽贤士量能授官的齐国了。”说完，孙武径直离去，留下高雉和一千兵士在风中大眼瞪小眼。

是啊，齐国已经不是过去的齐国了。作为中国历史上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周武王封姜太公于营丘，自此齐国建立。到了第十五位君主齐桓公时，君王拜管仲为相，对内推行改革，对外尊王攘夷，历四十年宵旰图治，终使齐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时期烜赫一时的“五霸”之首。然而，齐桓公晚年昏庸，不顾管仲、鲍叔牙力谏，宠幸奸佞，最后不得善终，齐国自此陷入了长久的低潮。

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在长期的权力斗争中，齐国国内权贵家族地位愈来愈强，历任国君地位却不断削弱，尤其当今的齐王杵臼如同傀儡一般，完全没有能力掌控大局，在各大名公巨卿面前如履薄冰，进退两难，齐国依然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孙武在街上停下脚，回头往来的方向看了看，兵车没有跟上来。想起自己此刻要前去看望刚刚从监牢释放回家的叔父田穰苴，他心中五味杂陈。若是在两年前，作为屡立战功的大司马，叔父是何等顶天立地、意气风发。如今齐国人想破脑壳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位大将军竟被贬为庶人。庶人是什么？庶人是平民，是官府的奴隶，有的还要出苦力当差服役。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在齐国堂而皇之地发生了。

夜风寒凉，衣衫单薄的孙武被风一吹，下意识地缩了缩身子。孙武经常来叔父的司马府，对府中的房屋、树木再熟悉不过。要是在白天，院里那些杨柳树高高的、瘦瘦的，一株株绰约得如同婷婷玉立的仙女。可如今，仙女们被笼罩在黑黢黢的夜幕中，只有院外偶尔传来的几声刀剑相碰之声，提醒着这座府邸暗流涌动，危机四伏。

孙武快步进入叔父的卧室，来到床前，见叔父斜倚在床榻上，形容枯槁，骨瘦如柴。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下，哽咽着说道：“叔父，侄儿无用，让您蒙受不白之冤。”话刚说完，泪水就夺眶而出。

在监牢中被关了三个月的田穰苴见孙武前来，既高兴又辛酸。他让府中仆人将孙武扶起来，颤巍巍地用瘦弱的手掌将孙武的眼泪擦掉：“长卿，不哭，

你看叔父这不是好好的吗。看到你，我高兴，先祖陈完帮助桓公完成了‘工盖天下、器盖天下’之伟业，咱们家族后继有人啊。”

田穰苴姓田，孙武姓孙，这里怎么突然冒出个“先祖陈完”来呢？说来话长，在齐国，田氏、孙氏都是陈完的后代。这陈完本为陈国厉公之子，公元前707年，陈国发生宫廷内乱，厉公之兄杀厉公自立，是为庄公。厉公的太子陈完被贬为大夫。庄公死后立弟杵臼，是为宣公。后来，宣公宠妃谋杀太子御寇。因和御寇交好，陈完担心祸及自身，便逃到齐国寻求庇护。齐桓公是陈完的亲舅舅，素闻陈完才华超众，封他为“工正”（掌管百工的官），并赐予许多田地。为了感谢齐桓公，并彻底与陈国告别，陈完改姓为“田”，这就是田氏的由来。而孙武的祖父田书是田（陈）完的第五世孙，作为齐国大夫，因伐莒战功显赫，齐王杵臼就把乐安（今山东广饶）封赏给他，并赐姓“孙”。从此，田氏这一支另立一宗，改为孙氏。

大司马田穰苴无辜被免职，未免有些想不开、气不过。昔日意气风发，如今却是身心交瘁、萎靡不振，叔侄见面，自是一番感慨。孙武将背后的剑取下，放在一旁的几案上，然后劝慰道：“叔父，像我家族，陈氏也好，田氏也好，孙氏也罢，在齐国都是世家大族，都出了股肱膀臂式英才，尤其是叔父您，成为齐国大司马并非靠家族助力，而是完全靠自己的才识、经纶和军功……”

田穰苴深以为然：“侄儿说得不错。想当年，晋燕联军攻打我齐国，齐军屡战屡败，惶惶如丧家之犬，很快就丢掉了阿、甄两地，可齐国却找不到能够破敌的将军。相国晏婴向君上举荐我，却遭到朝堂许多大臣的反对。”孙武说：“他们不该反对叔父。”田穰苴道：“不错，但那时叔父寂寂无闻，虽为田氏族人，有贵族血统，却是庶族出身，人微言贱，既不被田氏正宗放在心上，也不被王公大臣看在眼里。但晏相力排众臣议论，说我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再加上确实找不出合适的战将，君上便允准了晏相的举荐。”

“我知道叔父自小喜爱兵法，天赋异禀，多次参加战事，因此，危难之际晏相才会想到叔父的。”“可一个出身卑微、毫无功名的新人突然荣升为主帅，谁人会服？于是我请求君上派一位能臣做监军，替我压阵，君上答应派宠臣庄贾做监军。约好第二天正午营门点兵，谁知这庄贾依仗君上宠信，素来骄横，如今做了监军颇为自得，与好友饮酒庆贺，拖延至下午才赶到营门。我牙关一

咬，按照军法立斩庄贾，全军将士无不骇然。”“从此，叔父的威名传遍全军，待军纪严明、士气旺盛的齐军到达前线，晋燕两军做了一番抵抗后，便很快撤军了。叔父率军乘势追击，一举收复了失陷土地。由于军功卓著，叔父便被封为了大司马。”

田穰苴仿佛又回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时的血与火、生与死、惨烈与温情、失败与胜利，多少难以忘怀的遐思和愉悦一股脑地漫上心头。但也只是一瞬，他的神色便渐渐黯淡下来，心境也从天际跌落尘埃。

见叔父连连叹气，孙武起身，给田穰苴眼前的水碗中续上一些白水，端起碗：“叔父，您喝些水。”田穰苴接过水碗，慢慢喝了一口，放下水碗，眼睛却定格在孙武的脸上久久没有移开，只见自己这个族侄天庭饱满，面容刚毅，眼眸深邃，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武之气，真是可造之才啊！微微笑意便溢上了田穰苴的脸颊：“长卿，还记得你爷爷指挥的那场柏寝演兵吗？”孙武答道：“记得，军威雄壮，场面宏大，事后还好好教训了高雉一把。不过，我还记得被那个混账偷袭倒在地上了呢。”

恍惚中，时光停滞。也就在这个时候，柏寝演兵的一幕一幕又浮现在了叔侄两人的脑海……

乐安城西行八里，就是当年齐桓公为会盟诸侯所修建的柏寝台，会盟结束后，便辟为行宫。这柏寝台台高数丈，方圆百亩，翠柏蓊郁，宫殿静穆。紧挨着柏寝台，建有一个演武场，为齐国军兵操练阵法之用。为庆贺伐莒大胜，就在齐王杵臼把乐安封赏给孙武的祖父孙书并赐其“孙”姓的那一年，齐王命孙书在柏寝台演武场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演练。

演武场中，分有黄蓝两色战阵，各有上百乘战车严阵以待。齐王杵臼端坐观礼台上，左右有晏婴、高氏、国氏等王公大臣陪同。

随着鼓声大作、号角齐鸣，站在观礼台前方的大将军孙书手中的黄蓝令旗同时一挥，“杀——”双方军士呐喊着驱使战车向对方冲去。一时间，骏马展蹄，战车疾驰，喊杀声震天响。

场面看上去排山倒海般不可阻挡，其实军士们并不是毫无目的地一拥而上，而是在孙书旗语的指挥下，双方不断变换战阵，一会儿是锥形阵，前锋迅速突前，两翼强力支援；一会儿又变成钩形阵，正面是方形，两翼向后弯曲成

钩形，以达到保护侧翼安全之目的；一会儿又变成其他阵型，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身在黄色阵营中的田穰苴、孙武同在一辆战车上。他们的车是双马驾驭，车上甲士四人，分为前后两排，前排孙武为驭手，后排田穰苴在中间为指挥，两侧为左右军士。之前，孙武参加过几次小型征战，但像这样大规模的战阵演练却是头一次。他豪情恣肆，随着爷爷的旗语驾驭战车向“敌人”发动攻击。

观礼台上，齐王杵臼和晏婴等大臣满脸兴奋，连声喊好。

老将军孙书令旗一挥，演练完毕。双方上百乘战车依序后撤，孙武驾驭黄旗战车也在跟随撤退。突然，战车的两匹马猛地马蹄跃起，哐哐嘶叫，差点把车上四人甩下去。孙武定睛一看，一辆蓝旗战车挡在了前方，车上只有一人，那就是高上卿的儿子高雉。他大喊一声：“高雉，你要干什么？”

面对孙武的怒喝，高雉并未回话，只是盯着田穰苴、孙武轻蔑地冷笑。突然，他将手中的长鞭甩出，啪的一声巨响，长鞭的鞭梢从田穰苴、孙武头顶掠过。这下惹恼了孙武，他也要挥鞭抽向高雉。谁知那高雉并不应战，又是一鞭，战马拉着战车撤下田穰苴、孙武，向观礼台驶去。

战车径直来到观礼台前，高雉站在车上，先是向观礼台上的齐王杵臼、晏婴等人拱手施礼，然后对台前的老将军挑衅道：“孙书老将军，你真是仗着岁数大尽摆老资格啊，刚才的演阵只能糊弄一番外行之人，可在我等精通兵法之人看来，你这些花花架子守虽有余，攻却不足，全是唬人的。”

纨绔子弟高雉仗着自己的高氏老爹一向横行霸道惯了，临淄官民没人敢惹他。可令孙书想不到的是，高雉在这样一个全军瞩目的场合，当着国君和相国等朝堂大臣这样寒碜自己，寒碜齐国将士，实在让他痛心不已。想到这里，孙书质问高雉：“高公子，想我齐国自太公开国，明君良相，英贤辈出。你族高氏作为齐国世臣，在卿大夫中与国氏一样声望最高。孙书老朽，安堪重任，但今日你在君上面前如此诋毁老朽，诋毁齐国将士，你是想让老朽下不来台，还是给君上难堪？”

观礼台的高上卿不屑孙书的言辞，却对自己的爱子流露出赞赏神色，高雉见了，更加得意：“小侄并不想让老将军下不来台，更不会给君上难堪。我就是想说，齐国是姜姓的天下，高国两家是周天子亲任的监国二卿，且世代相袭，忠君护国是高国两家之责，故而可以说，在齐国，唯有姜、高、国三姓，

才可执掌国政军权，他姓之人，尤其你等老朽，皆该让贤。”

孙书被高雉这番话气得脸色铁青，胡须乱颤。目睹事情整个经过的孙武实在看不下去了，他让战车上的三人下车，言明要去教训高雉这个狂妄之徒。田穰苴想一起前去，孙武说了句“无须长辈出面”，便一人策马，驾车来到高雉面前。他大声说道：“高雉，你也太狂妄了吧？在君上、相国和众将士面前，怎么一点尊卑都不懂？”

高雉没想到这个时候孙武会出头，他讥讽道：“你算什么东西？一介书生罢了。就算你上过几天战场，也只是个不入流的兵卒，有何资格与我这为将之人说话？我说的他姓之人皆该让贤，也包括你孙武。”孙武怒斥：“泱泱齐国，太公、桓公任人唯贤，尽揽天下英才，你却在这里信口谬说，就不怕姜、高、国三姓之外的天下豪杰取你狗命吗？”

因为高雉恶意冒犯爷爷，孙武也是过于气恼，一时说话未能字斟句酌。高雉脸色通红，显然颇为恼怒，狼嚎般喊道：“好哇，你骂我是狗？看看谁先狗命不保！”说完，他纵身一跃，一个箭步跳到孙武的车上，斜刺里猛力劈下。寻常车战，这是要命的招数。

一道弧形青光闪过，孙武不敢怠慢，急忙挺剑相迎。待来剑即将与自己的剑相撞，却发现威势无比，孙武急忙来了一个鹞子翻身，躲过剑锋，在窄窄的战车上站了下来。高雉没有想到这一招，因用力过猛停顿不及，随着众人的惊呼，整个人便猝不及防地摔倒在车下，手中的剑也跌出一丈多远。因脸先着地，高雉被摔得鼻子、嘴里都流出血来。

气急败坏的高雉连鼻血也顾不上擦，爬起身跑去拿上剑，疯狂地回身向孙武刺来。孙武毫不惧怕，挺剑相迎。一时间，剑光如电，银龙飞动，两人你来我往，几十个回合下来，居然没有分出胜负。高雉虽是个不学无术之徒，但剑法却甚是了得，显然有高人传授。不过孙武也是练家子，读书之余，喜欢驾、射、剑之术，尤其他的剑法是爷爷的真传，更得到了叔父田穰苴的指点。

满脸是血的高雉主动进攻，刀刀狠招，他是要杀人的。孙武虽然剑来剑往，却没有失去理智，他可不想闹出人命，尤其是高上卿的儿子。见一时拿不下孙武，高雉心生一计，他故意露了一个破绽，将剑停在空中。孙武一愣之际，高雉手中的剑如灵蛇般猛地向孙武的左眼刺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一个人影突然从一侧飞了过来，只见剑光一闪，当

的一声，高雉手中的剑竟然被劈断了。原来，在孙武左眼不保之际，是随时准备保护他的叔父田穰苴将自己的全部气力聚于剑锋，硬生生令高雉的剑断成了两截。高雉惊怒无比，眼睛瞪得像包子似的，怒吼道：“反了，反了！哪有这样对待上卿家族的，这还有王法吗？”

田穰苴眼露冷厉而狠辣之光，用手指点着高雉：“高公子，送你两句话，孙书将军的演武不是花架子，齐国也不仅仅是你们三家的齐国。”说完，他拉过孙武转身就走。

没有占到一丝便宜的高雉哪能让孙武这样离去，他像溃堤的洪水一般扑向孙武，将孙武扑倒，两人在地上翻滚了起来。田穰苴和周围几个人急忙劝架，有的真拉，有的假劝。

齐王杵臼是个贪玩之人，在观礼台上观武的他本来心情大好，高雉和孙武斗在一起，他是想看一番热闹的，如今两个人像乡村泼皮一样翻滚在地上，却惹火了他。只听他啪地将身前的御案一拍，厉声呵斥道：“谁也不许管，让他俩打！演武重地，成何体统！”

演武场高雉跳梁小丑般的一番表演，是“四姓之乱”导致的结果之一，更是对孙书得到国王褒奖的反制。

这晚，在乐安城将军府客厅里，孙武正和爷爷孙书对弈，父亲孙凭坐在一旁观棋。这乐安是济水边上的一座小城，南距临淄六十余里，城墙为土夯而成，设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济水在城西南与时水、泲水汇合后，向东流入大海。与临淄相比，乐安城虽说没有大型宫殿，但随着这里被赐为大将军孙书的采食之邑，时间一长，便人来人往，逐渐繁华了起来。

说到弈棋，孙书和儿子孙凭可是朝堂中的高手，唯一可以与他们做对手的，也只有相国晏婴。自七八岁起，祖父和父亲就教孙武下棋，不过，由于孙武涉猎面广，棋艺也就一直没有超过两位长者。

纹枰对弈，你来我往，谁知连下三局，孙武一平二负。孙武拱手：“爷爷的棋艺已达成神入化之境，孩儿甘拜下风，不管我攻还是守都无法赢下棋局。”孙书摆手说道：“棋盘上的黑白对决，绝不是非攻即守那么简单。下棋犹如用兵，大凡两国交兵，没有只攻不守者，也没有只守不攻者，要攻守兼施、刚柔并用才行。”孙凭则频频点头：“你爷爷说得对，只攻不守，难防纰漏，很可能

给敌方留下取胜的空子；只守不攻，任你妙计千条，早晚也会被敌方攻破。”

听了两位老人的话，孙武说道：“爷爷和爹爹的话让孩儿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下棋与打仗是相通的，既要沉着镇静、处之安然，又要识时通变、出奇以胜，做到攻中有守，守中有攻，达到攻守相谐的效果。”

孙书颇为欣赏地看着自己的孙子：“长卿，你说得很好。其实在高手看来，只要对方落下一个棋子，就不可能没有破绽，也就是说，每一处都是你反攻的绝佳时机。”孙凭接过话茬：“尤其在战场上，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为将者要善于揆情度理，随时捕捉稍纵即逝的战机。”

祖父孙书是齐国有名的大臣和将军，父亲孙凭作为齐国的卿大夫，也时常带兵打仗，今日虽然聊棋，却句句不离兵法，令孙武茅塞顿开。但因为今日是与爷爷弈棋，他便又把话题扯回到棋上：“爷爷和爹爹的话让孩儿知道了自己总是输棋的缘由。”他拱手，笑着说道，“孩儿拜爷爷为师，请爷爷再教教我棋艺吧。”

万万没想到，老将军孙书大为震怒，猛地在棋盘上擂了一拳，震得棋子有的跳了起来，有的滚落地下：“好你个不争气的东西，简直畜生不如。给我跪下！”

这天变得也太快了，刚刚还是和风细雨，怎么突然就电闪雷鸣了？一句怒骂从老将军嘴里吼出来，把孙凭和孙武都吓了一跳。在将军府效力多年的郭管家急忙来到屋内，为老将军斟茶，并劝慰将军消消气。孙武也乖乖跪下来：“爷爷，我……”孙书的脸依然煞白，头扭向一侧，不理孙武。

直到现在，孙凭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儿子哪句话气着了父亲。他急忙向父亲挪挪身子，轻抚老人的手：“爹爹，消消气，不要和武儿一般见识。”

老将军这时才稍稍平息了一下心境，阴沉着脸说道：“孙武，我们田孙家族世代为王国栋梁，有尚武之风，无纨绔之气。你可倒好，我和你爹爹借下棋之际给你讲了这么多道理，你却要拜我为师，学什么棋艺！你太令爷爷失望了。”

孙武终于明白爷爷是为何发火了，他想做些解释：“不，爷爷……”孙书却依然不依不饶：“不什么？你出生在军旅之家，是要弘扬军旅之风的，你不能学什么棋艺，而是要学军备、学兵法。”说到这里，他又突然拔高声音，“学